

中华藏典（二）名家藏书

九

世说新语

围炉夜话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著

【藏书导读】

《世说新语》是一部博大精深，体例完备的古典小说。此书问世至今，已有 17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因该书取史翔实，记叙简练，后人之智，为历代帝王所珍爱，也是专家学者研究、仿作的楷模。庶民百姓将此书视为传家之宝，其价值超过任何笔记小说。鲁迅先生称之为志人小说之集大成者。

原书共八卷，刘孝标注本分十卷，今传本分作三卷 猿 门类计 15 篇 80 个故事。

这部书的作者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 403 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 452 年），享年 50 岁。他出生在一个大官宦家庭，为南朝宋的宗室。叔父是宋武帝刘裕，父亲刘道怜被封为长沙景王，后刘义庆过继于临川烈王刘道规嗣子，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出任荆州刺史。

刘义庆虽然生长在王室官宦的家庭，但他生活简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受过严格的正统教育。他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广招天下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如他聘文冠当时的袁淑为卫军咨议参军，诗人学者如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均被刘义庆引为佐史国臣，参与编纂校订《世说新语》一书，可以说《世说新语》的成书，是一代名人集大成者。刘义庆的著作还有《徐州先贤传》以及拟写班固典引的典叙等，文笔均丰美有致。

《世说新语》全书分德行、言谈、政事、文学等 猿 个门类，内容十分精湛，作者以绚丽多彩的文笔，记述了自汉末至东晋和南朝宋 猿 年间重大历史事件和士大夫遗闻轶事以及崇尚清淡风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他的文笔精练，辞意隽

永，写人摹事，一言一行，多则二三百字，少则十几字，虽然着墨不多，而其形象却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至祖康熙等历代皇帝将此书列为治国、治人之根本之书。一般士人往往摘录《世说新语》片言只语，作为终身座右铭，民间有句谚语说：“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可见《世说新语》成为智之源、学之本的精神财富。

朱熹云谷晦庵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朱熹(1130—1200)，南宋学者。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十八岁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即位，数次上书反对主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等职。死后被追封为信国公。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学术著作颇丰，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本义》等。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宋孝宗乾道五年(1175)，朱熹母祝氏去世。葬于建阳县(今属福建)崇泰里天湖之阳。为守墓，朱熹不久在崇泰里寒泉坞筑云谷晦庵。其在《云谷记》中说：“云谷在建阳县西北七十里芦山之巔，处地最高，而群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宽外密，自为一区，虽当晴昼，白云坳入，则咫尺不可辨，眩忽变化，则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间，榜曰晦庵。”“晦”者，隐约昏暗也。朱熹字元晦，为其师刘屏山所取，老师希望朱熹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之人。朱熹也就以“晦庵”为自己的斋名。云谷之地云遮雾障，天气乍晴还阴，筑室其中取名“晦庵”，自然贴切。朱熹在云谷晦庵期间，颇觉田园之乐，更有研读之趣，曾云“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朋友即共欢，客去成孤游。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著

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云谷晦庵因地处建阳寒泉坞，故又名“寒泉精舍”。如今云谷晦庵已湮没，但云谷，尚存朱熹母亲之墓，以及后人树立的碑碣等。

德行第一

【原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庙。”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译文】

陈仲举（陈蕃）的言语是读书人的准则，行为是世人的规范。他是怀着刷新政治，澄清天下的志向出仕的。因为忠正刚直忤犯权贵，被贬为豫章太守。刚到豫章太守任上，就打听徐孺子（徐稚）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对陈蕃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想请太守先到官署。”陈蕃说：“周武王刚刚战胜殷，就连忙到商容居住的里巷去表彰他，根本顾不上休息。我尊敬拜访贤人，不按旧例先进官署，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译文】

周子居（周乘）常说：“我只要几个月不见黄叔度（黄宪），浅俗、计较得失的念头便会又滋长起来。”

【原文】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缘

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译文】

郭林宗（郭泰）到了汝南，去拜访袁奉高（袁闾），车驾连停也不停，只照个面就走了；到了黄叔度（黄宪）那儿，却住在他家好几天。别人问他是什么原因，郭泰说：“叔度好比又宽阔又深邃的万顷湖泊，既不能澄清，也没法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原文】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译文】

李元礼（李膺）风度超群，品性端庄，而又自恃很高，他想把在全国推行的儒家礼教、辨别是非作为自己的使命。后辈读书人如有机会得到他的教诲，都自以为是登上了龙门。

【原文】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译文】

李元礼（李膺）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说：“荀君见识高明，人们很难超过他。钟君有最高尚的品德，是可以学习的。”

【原文】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

远

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译文】

太丘长陈寔去拜访荀朗陵（荀淑）时，因为家贫、俭朴而没有仆役随从，于是就长子元方（陈纪）给他驾车，小儿季方（陈谡）拿着手杖跟随其后。孙子长文（陈群）年龄还小，就坐在车里。到了荀淑家之后，荀淑就让儿子叔慈迎接客人，慈明招呼劝酒，其余的六个儿子掌管上菜。孙子文若年纪也还小，就坐在荀淑的膝上。这时太史官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原文】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译文】

有位客人问陈季方（陈谡）说：“令尊太丘长有什么功德，却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声望？”季方回答说：“家父就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一株桂树，上有万丈高峰，下有莫测的深渊；上受甘露浇灌，下为渊泉滋润。在这种情况下，桂树怎么能知道泰山有多么高，渊泉有多么深呢！同样，家父也不知道有没有功德呀！”

【原文】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有卓越的才能，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各自夸耀自己的父亲的功业和品德，两人争执不下，便去询问爷爷陈寔，陈寔说：“有季方这样高的功德的弟弟，元方做兄长是非常难的，有元方这样高的功德的哥哥，季方作弟弟也非常不容易的。”

【原文】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译文】

荀巨伯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遇上外族强盗攻打郡城，朋友对巨伯说道：“我如今就要死了，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巨伯说：“我这么远来看望你，遇到外族强盗，你却让我逃走，损害道义以求活命，这难道是我荀巨伯干的事吗？”强盗攻进郡城之后，对巨伯说：“大军一到，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样的男子汉，竟敢一个人留在城中？”巨伯回答说：“我的朋友有病，我不忍心丢下他自己逃掉，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朋友。”强盗相互议论道：“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侵入了有道义的国家！”于是就把全军撤走了，全城也因此得以保全。

【原文】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愿

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译文】

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肃，尽管在家庭之中，礼节也像在朝廷上那样严格。陈元方兄弟却是任其自然、友爱和睦地相处。但两个家庭内部又都没有失去和睦安乐的治家准则。

【原文】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译文】

管宁、华歆一齐在园中刨地种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照旧锄地种菜，跟锄去瓦块石头没有什么两样，华歆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掉。还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有达官贵人穿着官服，坐着车从门前经过，管宁照旧读他的书，像没人经过一样，华歆则放下书本跑出去观看。管宁就把席子割开，把座位分开，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原文】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译文】

王朗常常在识见、气度方面推崇华歆，华歆曾经在蜡祭那天把子侄辈集中在一块宴会，王朗也学他的样子做。有人把这件事说给了张华，张华说：“王朗如此学华歆，都是学的表面的东西，越学距离华歆越远。”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译文】

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表示为难。王朗却说：“好在船还比较宽敞，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强盗追来了，王朗就想甩掉那个搭船的人。华歆说：“开始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正是为了这一点，既然已经允许他搭我们的船，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急便把他扔下不管呢？”于是仍像当初那样携带关照那个人。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王朗的优劣。

【原文】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译文】

王祥侍奉后母朱夫人非常恭敬。他家有一棵李子树，结的李子特别好，后母一直让他看守着。有一次风雨突然降临，王祥就抱着李树哭泣。王祥曾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后母亲自去王祥住的地方暗杀他，正好遇上王祥起夜小便，只是空砍着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因为没有砍着人而遗憾不止，因而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后母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过来，从此就把王祥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爱他。

【原文】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称赞阮嗣宗（阮籍）是最谨慎的人，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非常奥妙深远，从来没有评论过别人。

【原文】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译文】

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之久，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流露。”

【原文】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译文】

王戎、和峤两人同时丧母，都因为尽孝而得到赞誉。王戎哀痛得骨瘦如柴，和峤哀痛哭泣礼仪周备。晋武帝对刘仲雄（刘毅）说：“你经常去探望王戎与和峤吗？听说和峤哀哭得超过了礼法限度，真令人担忧。”仲雄说：“和峤守孝虽礼仪周到完备，精神状态并未受到损伤；王戎守孝虽然礼仪不很周到完备，可是因伤心过度，毁了身体，以至骨瘦如柴。臣认为和峤是生孝（译者按：遵守丧礼而不伤身体的孝

行)，王戎是死孝（译者按：即对父母尽哀悼之情而不顾自己死活的孝行）。陛下不应为和峤担心，而应为王戎忧虑。”

【原文】

梁王、赵王，国之所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译文】

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是皇帝的近亲，贵极一时。裴令公（裴楷字叔则）请求梁、赵两个封国每年从租钱中拨出几百万来周济皇亲国戚中那些贫穷的人。有人讥斥他说：“为什么向人讨钱来做好事？”裴令公说：“减少有余的，补助不足的，这是天理。”

【原文】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译文】

王戎说：“太保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属于擅长清谈一类的人物，等到和他一交谈，阐发义理清新深远。他之所以不入清谈一流，恐怕是他美好的德行掩盖了他的言论吧！”

【原文】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译文】

安丰侯王戎在服丧期间，哀痛的真情超过一般人。中书令裴楷前去吊唁，说：“假如一次极度的悲哀果然真能损伤人的身体，那么濬冲（王戎字濬冲）必定免不了毁灭性命的

训斥。”

【原文】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译文】

王戎的父亲王浑有美好的声望，官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曾受过他恩泽的故吏，怀念他的恩惠，一起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

【原文】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译文】

刘道真（刘宝）曾经是服劳役的罪犯，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为他赎罪。不久又任用他作大将军府中的从事中郎官，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赞美的好事。

【原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译文】

王平子（王澄）、胡毋彦国（胡毋辅之）等人都把放荡不羁当作通达，还有人竟然赤身裸体。乐广笑道：“名教里面自有其快乐的境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原文】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饷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

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苦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译文】

郗公（郗鉴）在永嘉乱离时期，住在家乡，生活非常穷困，以至于经常挨饿。家乡人因为他德高望重的缘故，大家轮流供他饭吃。郗公经常带着侄儿郗迈、外甥周翼两个小孩去一同吃饭。家乡人说：“丧乱时期，各个人家都饥饿穷困，只是因为您的贤德，大家才想共同接济您自己，恐怕不能兼顾其他人。”郗鉴于是独自一人去吃饭，吃完后总是再用两个腮帮子含满饭，回来再吐给两个孩子吃，后来两个小孩都活了下来，一同到了江南。郗鉴死的时候，外甥周翼，正任剡县县令，他为此辞职回去，在郗鉴灵位前铺着苦席守灵，尽孝子礼像哀悼父母那样为舅舅守孝三年。

【原文】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译文】

顾荣在洛阳的时候，曾经应邀赴宴，觉得送烤肉的仆人有想吃肉的意思，于是就让自己那一份给他吃。同席的人都嗤笑顾荣，顾荣说：“哪有整天端着烤肉却不知道肉的美味呢？”后遇上战乱过江避难，每逢遇到危险的紧急时刻，经常有一个人来帮助自己。问他这样做的缘故是什么，原来他就是得到烤肉的那个人。

【原文】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译文】

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天性纯孝，常常自己为母亲烧火做饭。平北将军王愷听说他的好名声，就把自己的两个婢女赠送给他，并任用他做近侍之中郎官。有人和他开玩笑说：“奴仆的身份比婢女多一倍。”祖纳回答说：“百里奚又何必比五张羊皮还轻贱呢？”

【原文】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译文】

周镇从临川郡解职坐船返回京都，还未来得及上岸，船暂时停在临近建康的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暴雨突然下起来，船特别狭小，并且雨漏得很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丞相说：“即使是胡威那样清廉，又怎么能超过这种情况！”立即奏请任用周镇做吴兴郡太守。

（译者按：胡威是魏晋时公认的清廉官员）

【原文】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译文】

当初邓攸（邓伯道）躲避永嘉之乱，在逃难的路上，他挑着两个孩子，觉得势难两全时就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保全了弟弟的儿子。过江以后，娶了一个妾，非常宠爱。一年以后，询问她的身世，妾便详细诉说自己北方人，时值战乱，南下逃难来的。回忆起父母的姓名，原来她竟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向来德行高洁，事业有成，言谈举止都没有污点。听了外甥女的诉说，哀伤悔恨一辈子，从此不再纳妾。

【原文】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篋。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开。

【译文】

王长豫（王悦字长豫）做人谨慎和顺，侍奉父母神色愉悦，克尽孝道。丞相王导看见大儿子长豫就高兴，看见二儿子敬豫就生气。长豫和父亲王导谈话，总是以谨慎细密为本。王导要回官署尚书省，临走的时候，长豫没有哪一次不送父亲上车的。长豫还常常替母亲曹夫人收拾箱笼衣物。长豫死以后，王丞相再到官署尚书省去，每每想念起长豫昔日送行情景，因而登上车后，伤心得一直哭到官署门口；曹夫人再收拾箱笼，也一直把长豫以前收拾过的封好，不忍心再打开它。

【原文】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